

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的创作特征与演奏分析

汤 扬

[摘要] 《第二琵琶协奏曲》是一部融合民族传统与现代创新、东方韵味与西方技法的音乐作品，其充分展现了作曲家赵季平深厚的音乐造诣和独特的创作手法。该作品在吸纳西方协奏曲创作范式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技法与个性化表达的有机融合，在民族元素的人文关怀、中西融合的动态平衡、浪漫随想式的情感表达三个维度实现了创新突破。在音乐元素的运用方面，作曲家创新性地融入了苏州评弹的声韵特质，巧妙地处理了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的对话与交融，为琵琶的演奏技巧体系与音乐表现力维度开拓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整部作品彰显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在琵琶演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专业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均展现了独特价值。

[关键词] 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苏州评弹；悲剧性格

中图分类号：J6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3-0112-09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3.13

《第二琵琶协奏曲》是一部融合民族传统与现代创新、东方韵味与西方技法的音乐作品。该作品不仅展现了赵季平深厚的音乐造诣和独特的创作风格，更体现了赵季平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情感和对国际音乐交流的热切期望。通过这部作品，赵季平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借助琵琶这一传统乐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第二琵琶协奏曲》作为赵季平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学术价值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王曙森在其硕士论文《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创作技法研究》中，对作品的创作技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从主题构建、和声运用、曲式结构等多个角度出发，详细剖析了赵季平如何在作品中巧妙融合中西方音乐元素，展现琵琶这一传统乐器的现代魅力。研究指出，赵

季平的创作技法不仅丰富了作品的音乐语言，也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1]王琳在《地方性音乐元素在赵季平声乐作品中的应用分析》中，对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指出，《第二琵琶协奏曲》不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赵季平通过这部作品，既表达了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与传承，也展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广阔前景。^[2]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已形成创作技法分析与文化内涵阐释的维度，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通过深入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第二琵琶协奏曲》的艺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进一步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本文聚焦《第二琵琶协奏曲》的民族音乐语汇构建与当代创作思维转型，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拓展琵琶演奏技法体系的同时，亦形成独特的音色叙事逻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汤扬，芜湖学院艺术与体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心理学视域下民族乐器选择比例失衡的原因及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2022AH052894）；安徽省质量工程线下一流课程“琵琶”项目（2023xxkc446）。

一、《第二琵琶协奏曲》创作初衷

《第二琵琶协奏曲》是赵季平与琵琶演奏家吴蛮合作，为悉尼歌剧院首演而创作的作品，创作过程充满了创新元素。

赵季平创作《第二琵琶协奏曲》的初衷，源于他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情感和对国际音乐交流的期望。赵季平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国音乐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促进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激励年轻音乐家积极探索与创新，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赵季平的创作理念在实践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元素的人文关照

音乐不仅是音符的组合，更是文化的载体和情感共鸣的桥梁。赵季平是将人本理念深度融入民族音乐创作实践的杰出典范。在《第二琵琶协奏曲》的创作过程中，赵季平扎根民间艺术，回归传统音乐的本源，将苏州评弹的元素提炼后，与西方音乐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性的创作手法，不仅彰显了中国以人为本思维的特色，还充分体现了演奏者和听众的情感需求与文化归属感。

在对演奏者的人文关照方面，赵季平充分考虑了首演者吴蛮的文化背景。吴蛮不仅精研苏州评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更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舞台演奏经验，且在中西方音乐融合领域形成了独到的艺术见解。赵季平借助这部作品，使吴蛮的演奏技法与音乐韵味实现了高度融合，充分彰显了演奏者深厚的艺术造诣。在对听众的关照方面，作品采用了苏州评弹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大众熟悉的蒋调唱腔，提升了作品的可听性和可解性。这种新颖的音乐语言不仅向世界音乐舞台展示了琵琶的独特魅力，还扩大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力。

（二）中西融合的动态平衡

《第二琵琶协奏曲》以乐器为文化符号，实现了中西音乐美学的互鉴共生。赵季平突破传统协奏曲的曲式框架，充分调动中西方音乐与乐器的本体特性，使不同音乐要素在交融互动中达成精

妙的动态平衡。该作品将弦乐的歌唱性线条与琵琶的灵动颗粒巧妙对置，在西方交响乐的背景中，铺开苏州评弹的叙事性旋律，让琵琶与不断变换调性的乐队进行竞奏。这种创作思维突破了浅层次的中西音乐融合范畴，以动态平衡为切入点，深度剖析并揭示了文化碰撞的内在规律与本质特征。作品使中西方音乐在对比中结合，在结合中平衡，在平衡中统一，巧妙地营造了江南水乡的别致风光和吴侬细语的人物色彩。

（三）浪漫随想式的情感表达

在当代琵琶协奏曲的创作中，许多作品倾向采用中国式的标题性结构思维，但《第二琵琶协奏曲》却反向而行，采用了西方浪漫主义时期的无标题音乐形式。作品摒弃了标题性结构，转而以苏州评弹的旋律贯穿全曲，通过琵琶的独特音色和灵动表现力，塑造了丰富的音乐形象。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作曲家对音乐形式（音乐织体）的理性思考，也反映了其对音乐内涵（意义和价值）的深刻理解，在江南水乡的亭台楼阁和吴侬细语中浪漫随想，自由抒发作曲家对时代变迁和民族音乐发展的思考，引领听众进入一个充满诗意与幻想的音乐世界。这样的创作手法也使作品形（音乐织体）、神（音乐内涵）兼备。

二、《第二琵琶协奏曲》的主题与特色

《第二琵琶协奏曲》是一部集民族性与创新性于一体的作品，其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充分展现了赵季平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一）主题构建

在《第二琵琶协奏曲》中，赵季平精心设计了四个核心主题，每个主题都承载了独特的音乐形象和情感表达。四个主题在作品中相互交织、贯穿发展，时而相互呼应，时而相互碰撞，不断推动音乐情节的发展，共同构建了一个既具有深刻内涵又富有表现力的音乐世界，不仅展现了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也体现了其在创作过程中的匠心独运。

1. 悲剧性格主题

该主题以深沉、厚重的音色开篇,旋律线条呈现级进上升与跳进下降的结合,营造悲剧性的氛围。该主题在作品中多次出现,通过不同的乐器组合和变奏手法,展现独特的悲怆美学。如在开篇部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齐奏音色深沉、旋律哀婉的悲剧性格主题,迅速将听众带入悲壮的情绪之中,这种古典的悲怆与琵琶带来的现代乡愁相互交织,营造了时空错位的随想空间。

2. 评弹主题

植根于苏州评弹音乐元素的评弹主题,是作品中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并通过琵琶独奏的形式展现出来。其旋律悠扬、节奏自由,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该主题贯穿作品始终,不仅丰富了作品的音乐语言,也加深了作品的民族情感。如在作品的多个段落中,琵琶以不同的演奏技巧呈现评弹主题,每一次的呈现都带给听众全新的音乐体验。

3. 跳进主题

跳进主题以弦乐组演奏为主,旋律线条悠长且充满抒情性。通过连续的跳进手法,展现积极向上的音乐形象。该主题在作品中起到了连接和过渡的作用,使音乐结构整体更加紧凑和连贯。如在乐曲的中序部分,跳进主题以不同的调性呈现,为后续的如歌主题做了铺垫。

4. 如歌主题

如歌主题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抒情的风格,成为作品中最为动人的部分。这一主题多次出现,时而优美抒情,时而宽广激越,让听众沉浸在不同的如歌氛围中。在乐曲的再现部分,如歌主题与评弹主题并置出现,通过琵琶与弦乐组的对答,展现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情厚谊。

(二) 音乐特色

1. 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赵季平在创作中巧妙地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不仅保留了作品浓郁的民族风情,又兼具现代音乐的创新性和表现力。作品大量运用了苏州评弹的元素(如蒋调的旋律音型),并结合西方现

代作曲技术(如多调性和声变化等手法),使作品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展现鲜明的现代音乐魅力。

2. 音乐结构的创新

作品采用非典型的曲式设计,通过速度布局和主题发展,形成了具有民族意蕴与逻辑性的创新型结构形态。这种结构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内在张力,还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戏剧性。在散序部分,通过散板、柔板、快板等多种速度的布局,营造渐变式的音乐氛围;在中序和入破部分,通过主题的连贯发展,形成鲜明的音乐对比和戏剧冲突。

3. 琵琶独奏与乐队的对比与融合

在作品中,琵琶独奏与乐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融合关系。琵琶以独特的音色和丰富的演奏技巧,展现了其作为主奏乐器的艺术魅力;而乐队则以丰富的音响层次与和声效果,为琵琶独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烘托。在作品的多个段落中,琵琶独奏与乐队之间形成对话式的演奏形式,通过音色的对比和融合,展现作曲家对音响效果的精心设计和把控。

4. 音乐情感的深刻表达

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同样出色。作品通过精心设计的主题和旋律线条,将作曲家的情感世界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在作品的悲剧性格主题中,通过深沉的音色和哀婉的旋律,展现作曲家对人生苦难的深刻体悟;在如歌主题中,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抒情的风格,展现作曲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第二琵琶协奏曲》的创作特征

(一) 创作体裁、题材的选择

《第二琵琶协奏曲》是赵季平在音乐创作中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融合的深刻探索。这部作品在创作体裁与题材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赵季平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

在创作题材上,赵季平在作品中巧妙地将传

统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以苏州评弹的音乐特征和吴侬软语的语言风格为灵感，将评弹中特有的婉约秀美特质融入作品，同时又融入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彰显了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精神。^[3]

在体裁选择上，作曲家选择协奏曲这一体裁，充分展现琵琶的独特魅力和丰富表现力。协奏曲作为一种大型音乐作品体裁，能够突出独奏乐器与乐队的协同演奏效果。作曲家通过精心设计，使琵琶的独奏部分与乐队的伴奏部分相互交织、相互映衬，既展现了琵琶的技巧与音色，又发挥了乐队的协奏作用。在作品中，琵琶与弦乐组的对答、模仿及大提琴的次旋律，共同营造了丰富多变的音乐层次。

此外，赵季平在创作时，还注重作品的结构布局和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精心设计的对比主题、丰富的和声语言，使各个部分既独立又

统一。作品的引子部分以长音营造悲怆情绪，随后通过调性的频繁变化和主题的派生、衍展，推动音乐的发展。这种结构设计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内在逻辑性，也使听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

（二）音乐本体分析

1. 曲式结构

《第二琵琶协奏曲》在曲式结构上展现了创新性与民族性相融合的特点。作品以琵琶传统民族乐器为核心，通过精巧的结构布局，将中西音乐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4]

作品分引子、呈示部、发展部、再现部和尾声五个部分。引子部分（见谱例1）以散板的形式呈现，琵琶以轻柔的轮指技法引入，营造一种宁静而深远的氛围，为作品奠定基调。这种散板的结构安排既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又巧妙地引出后续的呈示部。

谱例1 引子部分



在呈示部中，主题A即悲剧性格主题（见谱例2），由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齐奏而出，旋律沉重而富有悲剧色彩，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内涵。随后，主题B即“评弹主题”（见谱例3），由双簧管演

奏，旋律轻快活泼，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和风情，与主题A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个主题的交替出现，不仅丰富了音乐的层次，也展现了赵季平对中西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合。

谱例2 主题A



谱例3 主题B



在发展部中，通过对主题A和主题B的变奏和发展，将音乐推向高潮。主题A的三连音“悲剧性格主题”（见谱例4）通过弦乐和琵琶声部的

陈述，展现了音乐情感的激烈碰撞和交融，这种变奏手法不仅保持了主题的连贯性，也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谱例4 主题A的三连音变奏



在再现部中，主题A和主题B再次出现时进行了适当的变形和处理。主题A在再现时保持了原有的悲剧色彩，但通过琵琶独奏赋予了它更深

层次的情感和表现力（见谱例5）。主题B则以完整的乐思形式呈现，彰显了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情感和精湛技艺^[5]。

谱例5 主题A再现



尾声部分以激昂而富有力量的音乐结束。琵琶和乐队的强奏技巧将音乐推向高潮，随后逐渐减弱，最终在无尽的余音中结束。这不仅符合音乐发展的逻辑，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典型段落的创作

在《第二琵琶协奏曲》中，呈示部的主题B是作品的典型段落。从旋律线条看，主题B采用五声音阶，旋律起伏跌宕，充满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如谱例3所示，主题B的旋律从低音区开始，逐渐上升至高音区，在音区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变化。旋律中多次出现跳进和级进的交替使用，既保持音乐的连贯性，也赋予旋律更多的动感和活力。

在演奏技法上，主题B琵琶演奏运用短促有力的触弦方式，赋予旋律鲜明的节奏感和动感。此外，琵琶的轮指技法也得到了充分地运用。通过连续的轮指演奏，营造一种连绵不绝的音乐效果，增强旋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情感表现上，主题B通过轻快活泼的旋律

和生动的演奏技法，展现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和人们的生活情趣。旋律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表达了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情感和热爱之情。

此外，主题B还巧妙地融合了中西音乐元素。在旋律构成和演奏技法上，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和琵琶的特有技巧；在和声配置上，巧妙地融入西方音乐的和声思维和技术手段，不仅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和色彩，也展示了作曲家对中西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6]

3. 独具匠心的创作技法

在《第二琵琶协奏曲》中，赵季平运用多种独具匠心的创作技法，使作品在旋律、和声、配器等方面都展现了高度的艺术性和创新性。

在旋律创作方面，作曲家巧妙地融合了中西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旋律风格。主题B充分借鉴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音阶构成方式和琵琶的特有演奏技巧，融入西方音乐的和声思维和技术手段，不仅丰富旋律的层次和色彩，也增强旋律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和声配置方面，赵季平也展现了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创意，运用西方和声手法，如和弦的转位、扩展和模进等，为旋律提供坚实的和声支持。还运用民族和声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如

五声音阶的和声配置、非三度叠置的和弦结构等，使和声更具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在配器方面，赵季平进行了深度探索。根据琵琶这一传统民族乐器的特点和性能，巧妙地设计了乐队的编制和配器方案，（见谱例6、7）。

谱例6 主题B与竖琴伴奏

谱例6展示了主题B与竖琴伴奏的乐谱。上方为竖琴（Hp.）部分，下方为琵琶独奏（Pp.Solo）部分。竖琴部分包含两个乐句，每个乐句由两个和弦组成，力度标注为 *mf*。琵琶独奏部分包含两个乐句，每个乐句由两个乐句组成，力度标注为 *mf*。乐谱中使用了重音符号（^）和装饰音符号（*）。

谱例7 主题B与木管乐器组伴奏

谱例7展示了主题B与木管乐器组伴奏的乐谱。上方为木管乐器组部分，下方为琵琶独奏（Pp.Solo）部分。木管乐器组部分包含 Fl.、Ob.、Cl.、Bsn.、Hn.、Tpt.、Tbn.、III Tub. 等乐器，力度标注为 *mf* 和 *mp*。琵琶独奏部分包含两个乐句，每个乐句由两个乐句组成，力度标注为 *mf*。乐谱中使用了重音符号（^）和装饰音符号（*）。

在主题B的呈现过程中,赵季平通过减少乐队声部和使用竖琴的琶音伴奏等方式,突出琵琶的独奏效果和艺术魅力。同时,巧妙地运用乐队各声部之间的对比和融合关系,形成了丰富的音响层次和色彩变化,使音乐更具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此外,赵季平运用速度布局和主题发展等手法,增强了作品的结构力和表现力。通过散板、柔板、快板等速度标记的运用,使作品在结构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变化;通过主题的发展和变形等手法,丰富作品的音乐语言和情感内涵。

四、《第二琵琶协奏曲》的演奏分析

(一) 演奏技巧的整体呈现

《第二琵琶协奏曲》不仅展现了作曲家深厚的音乐造诣,也对演奏者的技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该作品在演奏技巧上融合传统琵琶技法的精髓与现代音乐表现手法,呈现复杂多变、层次丰富的

音乐织体。

作品的创新性既体现在曲式结构层面,也渗透在具体的演奏技法中。赵季平采用“散—慢—中—快—散”的速度布局,呈现螺旋上升的情感曲线。这种结构特征对演奏技法提出了双重挑战:既要在微观层面精准处理每个段落特殊技法,又要在宏观层面把握整体音乐走向。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建民曾提到,这种结构要求演奏者具备极强的宏观架构能力,能够将看似离散的音乐段落编织成有机整体。在技术处理上,慢板乐段的“韵”比“音”更为重要——左手推拉吟揉的微妙变化构成了中国音乐特有的“腔化”语言。

从基础演奏技巧看,琵琶独奏部分要求演奏者具备扎实的轮指、扫弦、弹挑等基本功。这些技巧在作品中频繁出现(见谱例8)。琵琶通过弹挑、轮指等技巧,展现了苏州评弹特有的旋律线条,既要求演奏速度,又强调音色的圆润与饱满。此外,扫弦技巧在作品中也多次使用(见谱例9),通过强烈的扫弦动作,营造激昂的音乐氛围。

谱例8 主题B变奏

谱例9 华彩片段

作品还大量运用了琵琶的特殊演奏技巧，如半轮、泛音、推拉弦等。这些技巧不仅丰富了音乐表现力，也对演奏者的技巧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谱例2中的“悲剧性格主题”，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低吟旋律与琵琶的推拉弦技巧相结合，营造一种深沉而悲壮的音乐氛围。推拉弦技巧要求琵琶演奏者通过左手在弦上微妙的推拉操控，改变音高和音色，从而产生独特的音乐效果。这种技巧的运用，不仅需要琵琶演奏者具备细腻的触弦感觉，还需要具备良好的音乐感知能力，以精准地控制音高的变化和情感的表达。

从乐队协作角度看，作品要求琵琶独奏与乐队协奏之间保持高度的默契与协调。在作品中，多次出现琵琶与乐队的对奏、齐奏等演奏形式，这要求琵琶演奏者不仅要关注自身的演奏技巧，还要时刻关注乐队的动态，实现音乐的无缝衔接。

（二）琵琶演奏技巧难点分析

在《第二琵琶协奏曲》的演奏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技巧难点，这不仅考验琵琶演奏者的技艺水平，也对其心理素质提出了挑战。

1. 快速技巧与节奏控制

赵季平在该作品中构建了独特的节奏组织结构，将西方现代音乐的复杂节拍与中国戏曲的弹性节奏有机融合。这种创新性结合要求琵琶演奏者将机械的节拍认知转化为弹性律动，在谱面约束下激活传统说唱艺术的即兴生命力。

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快速琵琶独奏段落，体现了快速的弹挑技巧，这要求琵琶演奏者在保证速度的同时，还要严格控制节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这不仅考验琵琶演奏者的手指灵活性和肌肉耐力，还考验演奏者良好的节奏感和对音乐的整体把握能力。

2. 音色变化与情感表达

在作品中，琵琶的音色变化丰富多样，从低沉的推拉弦到清脆的轮指，再到激昂的扫弦，每种音色都承载了不同的情感表达。琵琶演奏者需要根据音乐情境的变化，灵活调整触弦的力度和角度，以实现音色的细腻变化，通过音色的变化，准确传

达作品的情感内涵，与听众产生共鸣。

3. 乐队协作与动态平衡

在乐队协作方面，琵琶演奏者需要根据乐队的演奏状态调整自己的演奏方式和力度，以实现动态平衡。这不仅考验琵琶演奏者的音乐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还要求其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在解构《第二琵琶协奏曲》的演奏技术时，我们发现，真正精妙的技艺往往隐藏于音乐本体之后。正如赵季平本人所言：“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是让音乐自己说话。”演奏者的使命，或许就是在精确控制与诗意放纵之间找到那个临界点，让千年的文化记忆通过当下的琴弦振动获得新生。

五、结语

《第二琵琶协奏曲》在艺术创新与实践探索层面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部在民族音乐传承与传播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融合，还在琵琶演奏、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个层面展现了独特价值，为民族音乐在当代语境中的创新性传承与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实践范本。在琵琶演奏方面，《第二琵琶协奏曲》以其复杂多变的演奏技巧和层次丰富的音乐织体，对琵琶演奏者提出了极高要求。琵琶演奏者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演奏技法，更要深刻理解作品中民族元素的人文关怀。在与西方乐器合作时，琵琶演奏者需要敏锐感知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并在融合中找到平衡，从而精准地将作曲家浪漫随想式的情感表达传递给听众。这一过程不仅考验琵琶演奏者的技艺，更锻炼其对音乐文化的深度理解与融合能力。这种从技术到美学的双重突破，为琵琶演奏者未来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成长路径。在教学方面，《第二琵琶协奏曲》已成为专业音乐院校琵琶专业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琵琶的传统技法、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和创作理念，更要引导学生深入感悟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味，感受不同于苏州

评弹书调的差异。这些韵味和差异,源于演奏者对骨干音的不同技法诠释,蕴含了不同流派的独特味道,既是民族音乐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传承的精髓所在。然而,这些看似细微却至关重要的艺术特质,正是当前琵琶专业教学中亟待弥补的短板。在人才培养方面,《第二琵琶协奏曲》的演奏与教学,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的音乐人才搭建了实践平台。琵琶教育教学,不是单纯的技能培养与技巧的堆积,而是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解读与自省,更是一个探寻中国文化传统本源的过程。^[7]通过教学实践,学生不仅能掌握琵琶演奏的传统技艺,还能在国际交流中诠释中国音乐。这种传承模式打破了简单模仿复制的局限,使民族音乐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不断汲取新的艺术灵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作曲家深入挖掘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资源,为民族器乐创作注入了蓬勃活力和无尽灵感。作曲家在作品中展现的民族元素,蕴含的人文关照、中西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及浪漫随想式的情感表达,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创作开辟了全新的

思路和方向。这种创作路径不仅坚守了传统器乐的文化根基,更赋予其契合时代语境的表达方式,让传统乐器的音色边界被彻底打破。在国际艺术交流中,这些作品成为传递东方美学的文化使者,让世界听见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的鲜活脉动。

参考文献:

- [1]王曙森.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创作技法研究[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23:3.
- [2]王琳.地方性音乐元素在赵季平声乐作品中的应用分析[J].音乐创作,2017(4):102-104.
- [3]李殿欣.乐坛神笔挥写华夏神奇:访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J].音乐时空,2016(10):4-5.
- [4]王东涛.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曲式结构特征比较分析[J].齐鲁艺苑,2015(6):10-13.
- [5]朱天纬,杨远婴.永远保持真诚和热情:赵季平访谈录[J].当代电影,1996(5):11-16.
- [6]杨正君.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结构性变速原则[J].音乐研究,2013(2):91-100.
- [7]汤杨.美育视域下高校琵琶教学与实践创新研究[J].乐府新声,2022(3):133-138.